

<<大学生读书引导读本>>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大学生读书引导读本>>

13位ISBN编号：9787807612216

10位ISBN编号：7807612215

出版时间：2009-7

出版时间：岳麓书社

作者：肖燕雄 编

页数：25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内容概要

本书所选十二篇论文是不只是居有传递知识之功，而更有表达观念和思想的深意，而且是以深刻的论述、严谨的逻辑、富有理趣或明朗的文字传达出来的，读后让人提升境界，满口余香。

这些文章遍布人文社会科学多个领域，其中一些篇什以举重若轻之力容括了一部皇皇大作的内涵。

阅读它们，将花费少少许，收获多许多许。

如高尔泰、袁行霈、孙立平、张文木的论文就是这样。

重点推介的十四部书《歌德谈话录》、《齐人物论》、《历史是什么？

》、《光荣与梦想》、《万历十五年》、《太平杂说》、《论语》、《理想国》、《理想的冲突》、《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历史深处的忧虑》、《通往奴役之路》、《国富论》、《如何阅读一本书》，也不是拣到篮子里就是菜。

第一，这一次的“拣”不只是我个人所为，还包括我身边的一些同事和国内一些专家学者的推荐；第二，有意识地从文、史、哲、政、法、经和读书方法方面去“拣菜”，古今、中外、史论都有顾及；第三，基本上是经典，有些是多学科交叉的经典，有些还是与中国现实紧密相关或能给予中国现实某种照应的经典，其中只有两本国人的著作《齐人物论》、《太平杂说》还不是经典，但它们是挑战经典文本或经典说法的近年来的“经典”之作，其训练大学不可或缺的求异思维和批判精神将功莫大焉；四、尽可能挑“好读”者，即内容不要太艰深，文字不要云山雾罩、弯弯绕绕。

<<大学生读书引导读本>>

书籍目录

导言一、名家读书体验 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 北大六年琐忆 忆清华 燕京大学中文系
读书杂谈 读书的经验 读书 我的读书经验 读书漫谈 论读书 说开卷有益 我的读书经历二、
论文选萃 读书无禁区 王维诗歌的禅意与画意 母语的陷落 诗与真：历史与历史学 “救亡压倒启蒙”
？

中国艺术与中国哲学 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与中国的选择 迈向立法者的法理学 “三农问题”：世纪
末的反思 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 大学之魂 文艺与复兴三、著作摘编与简介 《论语》摘编
《理想国》摘编 《歌德谈话录》摘编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国富论》） 摘编
《通往奴役之路》摘编 《历史是什么？
》简介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简介 《万历十五年》简介 《太平杂说》简介 《齐人
物论》简介四、大学生书评举隅 《如何阅读一本书》书评 美国自由的代价 畅快地阅读生动之书
《光荣与梦想》 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附录 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学生读书活动方案

章节摘录

一、名家读书体验 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 冯友兰 在十年动乱以前，北京大学校长陆平提出了一个办北京大学的方针：继承太学，学习苏联，参考英美。大动乱开始以后，他的这项方针受到批判，成为他的罪状之一。当时我也说过，北京大学的校史应该从汉朝的太学算起。我不知道陆平的方针是不是受我的影响，也很可能是出于他自己的创见，不过，当时的批判，并有涉及到我。

我所以认为北京大学校史应该从汉朝的太学算起，因为我看见，西方有名的大学都有几百年的历史，而北京大学只有几十年的历史，这同中国的文明古国似乎很不相称。

现在讲北京大学历史一般是从清朝末年的京师大学堂算起，它是戊戌变法的产物。清朝的慈禧太后篡夺了政权以后，把光绪皇帝在变法的时候所行的新法都作废了，只有京师大学堂继续存在下来。

这也可以说是戊戌变法留下来的纪念品吧。

跟着父亲在崇阳的时候，在他的签押房里看见过当时颁布的京师大学堂章程，用木板红字印的，有好几大本。

当时我什么也不懂，只记得在分科之中有一科叫“经科”。

每一种经都有一个学门，例如“尚书门”、“毛诗门”等。

在本科之外，还设有通儒院，大概相当于西方大学的研究院吧。

清朝的京师大学堂地位很高，由朝廷特派的管学大臣管理。

管学大臣就是京师大学堂的校长。

当时的管学大臣换了几次人，当我进北京大学的时候，学生们传说中的管学大臣是张百熙。

他可以说是在蔡元培以前的对于北京大学有贡献的一位校长。

据说，他当了管学大臣以后，就请吴汝纶为总教习。

当时新式学校的教师都称为教习，总教习就是教习的领导。

我不知道总教习的职务有什么明文规定，据我推测，他并不相当于后来大学中的教务长，因为教务长主要是管教务行政，而总教习是管学术方面的事，约略等于现在大学里管业务的副校长。

吴汝纶是著名的桐城派古文家，是当时所谓旧学的一位权威。

他也懂得一点当时所谓新学；严复翻译的书，有几部都有他作的序。

他是一位兼通新旧、融合中西的人物。

他在直隶（今河北）做官，在地方上办了些什么新式的学校。

张百熙请他当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这表明了张的办学方针。

据说张百熙当了管学大臣以后，曾亲自到吴汝纶家里去请他出来，吴汝纶不见。

后来一天，张百熙大清早穿着官服，站在吴汝纶的门外（一说是跪在卧房门外）等候相见，吴汝纶只好答应了他的邀请。

但是吴附带了一个条件，就是他要先到日本去考察几个月，回来后才能到任。

张百熙答应了。

不料吴汝纶从日本回来以后，不久就死了，竟没有来得及到京师大学堂就任。

吴虽然没有到任，但是这个经过当时却传为美谈，我们学生听了，都很感于张百熙礼贤下士、为学校聘请名师的精神，和吴汝纶认真负责、虚心学习的精神。

民国成立，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以严复为第一任校长，不过为时不久，后来又换过些别人。

我于一九一五年进北大的时候，没有校长，由工科学长胡仁源兼代校长。

文科学长是夏锡祺。

当时的学系称为“门”。

各系没有设系主任，系务由学长直接主持。

原来京师大学堂的经科已废，经科的课程，有些废止了，有些分配到文科各门中。

<<大学生读书引导读本>>

文科有四个门，即中国哲学、中国文学、中国历史和英文四个学门。

我入的是中国哲学门。

在我们这个年级以前，还有一个年级。

1915年9月初，我到北京大学参加开学典礼。

胡仁源主持会场，他作了一个简短的开幕词以后，英文门教授辜鸿铭（汤生）从主席台上站起来发言。

我不知道这是预先安排好的，还是出于辜本人的临时冲动。

他的发言很长，感情也很激动，主要的是骂当时的政府和一些社会上的新事物，大意是说，现在做官的人，都是为了保持他们的饭碗，他们的饭碗跟咱们的饭碗不同，他们的饭碗大得很，里边可以装汽车、姨太太。

又说，现在人作文章都不通，所用的名词就不通，譬如说：“改良”吧，以前的人都说“从良”，没有说“改良”的，既然已经是“良”了，你还改什么？

你要改“良”为“娼”吗？

他大概讲了一个钟头，都是这一类的谩骂之辞。

他讲了以后，也没有别人发言，就散会了。

当时民国已经成立四年了，辜鸿铭还拖着辫子来讲课。

我没有去旁听过他的课，只听到英文门的同学说，他在讲堂上有时候也乱发议论，拥护君主制度，有一次竟说，现在社会大乱，主要的原因是没有君主。

又曾说，比如说法律吧，你要说“法律”（说的时候小声），没有人害怕；你要说“王法”（大声，拍桌子），大家就害怕了，少了那个“王”字就不行。

总之，凡是封建的东西，他认为都是好的。

我还听人说，辜鸿铭在一个地方辩论婚姻制度问题，赞成一夫多妻制，曾说，现在我们这个桌子上一个茶壶带四个茶杯，用着很方便；要是用一个茶杯带四个茶壶，那就不像话了。

当时中国文学门的名教授是黄侃（季刚）。

那时桐城派古文已经不行时了。

代之而起的是章太炎一派的魏晋文（也可以称为“文选派”，不过和真正的“文选派”还是不同，因为他们不作四六骈体）。

黄侃自命为风流人物，玩世为恭，在当时及后来的北大学生中传说他的轶闻轶事，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比如说，他在北京：住在吴承仕（简斋）的一所房子中，他俩本来都是章太炎的学生，是很好的朋友，后来不知怎么闹翻了，吴承仕叫他搬家，黄侃在搬家的时候，爬到房梁上写了一行大字：“天下第一凶宅。”

又比如说，他在堂上讲书，讲到一个要紧的地方，就说，这里有个秘密，专靠北大这几百块钱的薪水，我还不能讲，你们要我讲，得另外请我吃饭。

又比方说，黄侃有个学生，在“同和居”请客，他听见黄侃在隔壁一个房间说话（原来黄侃也在请客）就赶紧过去问好，不料黄侃对他批评起来，这个学生所谓的客已经到齐了，黄侃还不让这个学生走，这个学生心生一计，就把饭馆的人叫来交代说，今天黄先生在这里请客，无论花多少钱都上在我的账上，黄侃一听，就对那个学生说，好了，你走吧。

在中国哲学门里，有一位受同学尊敬的教授，叫陈介石（黼宸），他给我们讲中国哲学史、诸子哲学，还在中国历史门讲中国通史。

据说，他是继承浙江永嘉学派的人，讲历史为韩侂胄翻案，说南宋末年一般人都忘了君父之仇，只有韩侂胄还想到北伐，恢复失地。

他讲的是温州那一带的土话，一般人都听不懂，连好多浙江人也听不懂。

他就以笔代口，先把讲稿印发出来，上课的时候，登上讲台，一言不发，就用粉笔在黑板上写，写得非常之快，学生们抄都来不及。

下堂铃一响，他把粉笔一扔就走了。

好在他写的跟讲义虽然大意相同，但是各成一套，不相重复，而且在下课铃响的时候，他恰好写到一

<<大学生读书引导读本>>

个段落。

最难得的，是他虽不说话，但却是诚心诚意地为学生讲课，真有点像庄子所说的“目击而道存”，说话成为多余的了。

他的课我们上了一年，到一九一六年暑假后我再回到北大的时候，听说他已经病死了，同学们都很悲伤。

马夷初（叙伦）给我们开了一门课，叫“宋学”。

上了一个学期，他因为反对袁世凯称帝，辞职回南方去了。

学长夏锡祺不知从什么地方请了一位先生来接替马夷初。

那时候，对于教师的考验，是看他能不能发讲义，以及讲义有什么内容。

这位先生名不见经传，上课前又没发讲义，我们对他就有点怀疑。

去了好几天，才发出三页讲义。

其中有一个命题是“水为万物之源”。

我们一看，都说这不像一个现代人所说的话。

那时候我当班长，同学们叫我去找学长，说这位先生不行，请换人。

学长说，你们说他不行，总得有个证据呀。

我说他的讲义就是证据。

学长说，讲义怎样讲错了，也得有个理由。

我回到班里一说，同学们说，我们每个人都写出几条理由。

这位先生的讲义只有油印的三页，我们一下子就写了十几条理由，可以说把它批得体无完肤。

我送给学长。

学长一看，也无话可说，只问：这都是你们自己写的吗？

我说是我们自己写的。

学长说，等我再看看，不过有一条：你们不许跟这位先生直接说什么话或有什么表示，事情由学校解决。

过了一两个星期，没有下文，只有当时的一个学监把我找去说，某某先生讲义上的错误，你们可以当堂同他辩论。

我说，学长讲过，不许我们对直接有所表示。

学监说，彼一时此一时也。

我了解他的意思，大概是学校谏令他辞职，他不肯，所以就让学生直接对付他。

等他下一次来上课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带了几本《宋元学案》在堂上质问，原来他连《宋元学案》都没有见过。

同学们哈哈大笑，他也狼狈而去。

……

<<大学生读书引导读本>>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